

# 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

何 晉 勳\*

## 摘 要

本文藉著討論清代臺灣文獻中有關玉山的記載，探索清人對玉山的認知。本文觸及的課題有：環境想像、生態保護、生活領域等。特別提出翟灝與柯培元撰於十九世紀前期的作品，他們分別從自然生態與原住民文化的角度論述玉山，呈現與其他清人不同的認知。

關鍵詞：清代、臺灣、玉山、翟灝、柯培元

## 一、前 言

玉山是臺灣最高峰，也是東北亞諸峰之冠。今日的玉山已成為國內外登山熱門路線，近幾年且興起「玉山學」這門結合知識學習與行動實踐的活動。<sup>1</sup> 山客登覽玉山熱潮不減，而玉山學方興未艾。回溯自1896年9月日本陸軍測量部測定玉山高度為3950公尺始，至1937年殖民政府選定玉山為國家公園止，這其間尚有學者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登頂，進行人類學研究；

---

\* 作者係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臺灣觀光專校專任歷史講師。

\*\* 本文承審查人惠賜許多寶貴意見，至為感謝，文責則由作者自負。

1 1999-2001年，登山人次達93107人。（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91.11.5提供）「自民國90年起，官方、民間、民意代表、媒體等合辦『玉山學』活動，期望民眾在研習玉山的管理單位、生物、原住民族、生態保育、景觀與路況後，再藉由攀登攻頂，體會玉山的莊嚴、俊秀、美麗，建立臺灣人和臺灣第一高峰的水乳交融情感，讓玉山能逐漸成為福爾摩莎的聖山。……」（2002玉山學活動訊息）（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91.10.2提供）

1927年選為臺灣八景之一；1930年8月4日，總督石塚登上主峰，是日本國家力量征服臺灣最高峰的宣告。在十九世紀末起始的這個歷史過程中，臺灣島民也因日本的殖民調查的成果與教育，而對玉山採取科學性的描述。這類借自日據以來的通識，描述玉山高度、林相的科學語言，如今卑之無甚高論，但它確乎是日本殖據臺灣後才發生的玉山論述之質變。

在1895年之前，領有臺灣的清國，基於防臺而治臺的低度開發政策延續將近一百九十年之久。清領初期，頒布「封山令」，限制漢人移民不得入山開墾，以免造成番漢衝突。由於此令受到漢移民的挑戰而形同虛設，導致低海拔的平埔族居地逐漸為漢人蠶食佔有；但高海拔山區出於地緣所形成的自然保護作用，卻有效阻隔漢移民的開發野心。清人對臺灣高山是「可望不可即」。

由於無法親自登臨，清人每以遠望的猜測與社會上的傳聞，想像玉山藏有美玉寶石，卻也畏懼原住民族與自然環境的險惡。另一方面，在遠望的視距中，玉山被想像為高潔、純淨、道德的勝景。這種異境／仙境的二元思維，不斷複製出現於清代文獻裡，缺乏進一步行動或知識上的省思。翟灝與柯培元作於十九世紀前期的玉山文獻，在方法或認識上，則有所突破。翟灝以天地、造物、山靈、理為主體，肯定原住民風俗與野蠻異境保護玉山的功能，也批判漢人無所節制的開發心態；其後的柯培元則以探勘、訪問所得材料，以原住民為主體，撰寫一個以玉山為神山的原住民世界。雖然，翟、柯兩人對玉山的認知在當代並非主流，但卻是清人相關作品中較具突破的論述。

本文第二、三節分別以清人對玉山這個遙遠環境的想像，討論異境與仙境的論述；第四節則討論翟灝與柯培元的文字；第五節為結語。文中引用清人文獻中的「生番」、「野番」等名詞皆加上引號。

## 二、環境想像之一——「野番」異境裡的美玉

在清人的形容中，臺灣內山深處「野番雜處」，是探險客無從經踐的「魑魅無人之境」。<sup>2</sup>將居住高山地區的「生番」魑魅化、禽獸化的想像，驚嚇、

2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1輯，第12冊，141種），卷12〈雜記志·外紀〉，頁295。

阻礙清人有心探勘者的腳步。<sup>3</sup>清代的玉山正是一座難至的絕頂，途中佈滿使肌肉癢潰的飛蟲、蟬集如蟻的螞蝗、敏捷斗大的蝮蛇、噴火蛇，怪鳥異獸的魔幻野生情境，讓清人有「自古未有登其峰，雖欲從之將焉從」的「於戲」感嘆。<sup>4</sup>清人對玉山的指稱計有玉山、雪山、白玉山、番玉山、八通關山等，顯現玉山在原漢邊界的移動特質。<sup>5</sup>

在這個脈絡下，玉山成為清士大夫「可望不可即」的觀看對象。如郁永河〈番境補遺〉的敘述：

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每遇晴霽，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雲也。<sup>6</sup>

這段文字可拆解為兩部分：「可望不可即」與「莫敢向邇」。「可望不可即」是在特定的氣候（晴霽）、觀看位置（郡城），產生的視覺經驗（天上白雪）。清人在遠望的觀看經驗中生發出「渾然美玉」的想像與覬覦，卻又畏懼、受阻於「不知寶」的原住民。這個推論否定原住民認識、發展精緻文物的可

3 這一類的文獻，如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3冊，44種），卷下，頁32-33。《臺灣輿地彙鈔》（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21冊，216種），吳振臣，〈閩遊偶記〉，頁22。

4 《諸羅縣志》，卷12〈雜記志·外紀〉，頁289。同書，卷11〈藝文志〉陳夢林〈玉山歌〉，頁269。

5 「雪山」之名，見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1冊，36種），卷1〈紀諸山形勝〉，頁4-5。周璽，《彰化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1冊，36種），卷1〈封域志·山川·山〉，頁9。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1輯，第14冊，159種），卷2〈封域志·山川·山（嶺附）〉，頁22。「白玉山」之名，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28冊，105種），卷1〈封域·形勝〉，頁46。「番玉山」之名，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1輯，第17冊，160種），〈初稿例言〉，頁14。「八通關山」之名，見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34冊，37種），〈沙連堡〉〈山〉，頁148-149。八通關（Pattonkan）為鄒人對玉山之稱，見巴蘇亞·博伊哲努著，《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輯2〈神話傳說篇·洪水神話〉，頁128-132。

6 郁永河，《裨海紀遊》，〈番境補遺〉，頁55。

能，並將之重置入令人畏懼的野蠻文化裡。自康熙年間至光緒乙未間（1697-1895），郁永河這段揉合視覺與心理活動的文字，不斷地在不同文類中為士大夫複製。<sup>7</sup>

關於玉山是否為「渾然美玉」，清人有所論辯。持否定或懷疑看法的士大夫也僅是就推理而論，並非親身前往考察。<sup>8</sup>至於熱衷相信玉山藏有寶石的人，則得到野史與媒體的鼓舞。野史記有「鄭氏取寶」的故事，其情節由十九世紀初的簡略積累為十九世紀晚期的繁複；故事大意是玉山高險難以登臨，明鄭政權曾往求寶玉，鄭克塽甚至親臨禱告，求玉為璽，做為延續政權的象徵。<sup>9</sup>媒體《申報》則於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二十二日，登載「記

- 7 這類文獻如：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1冊，129種），卷1〈山川〉，頁14。章甫，《半松集簡編》（嘉慶二十一年，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63冊，201種），〈五七言古詩·望玉山歌〉，頁10。諸家，《臺灣雜詠合刻》（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64冊，28種），馬清樞（光緒三年仕臺），〈臺陽雜興三十首（原註）〉，頁54。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光緒八年，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9輯，第176冊，89種），〈臺灣竹枝詞〉，頁17。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海豐堡·海防形勝〉，頁88。《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33冊，181種），〈疆域·嘉義縣〉，頁28。
- 8 這一類記載，如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2冊，19種），卷1〈記巖壑〉，頁7。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27冊，92種），卷14〈雜識志〉，頁200。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1冊，2種），卷5〈海防·物產·物產〉，頁62。
- 9 （嘉慶十年，1805）翟灝，《臺陽筆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54冊，20種），〈玉山記〉，頁21：「(玉山)中有惡溪，葉落水上，多年堆積五、六尺許，糜爛不可近。漁人樵夫，觸之即死。鄭成功時，費金萬餘，始得拱壁；其取之難如此！」
- （同治十年，1871）陳培桂，《淡水廳志》（同治十年本，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1輯，第18冊，172種），卷13〈考三·古蹟考·古蹟〉，頁339：「(玉山)可望不可即。相傳偽鄭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或袖白石數枚而歸。」
- （光緒元年，1875）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9冊，308種），附錄二，方濬頤〈臺灣地勢番情紀略〉，頁74：「又有玉山，遙睇之，晶瑩混漾；懸崖峭壁，人不能上。野史云：往者，有路可通。鄭克塽欲采玉為璽，率眾百餘入山求玉，不得；三日，死於瘴者過半，迷路不得出。禱於

玉山奇石」消息一則，報導在臺經商的陸其忠擁有玉山所產玉石一座，並已於該年九月二十八日以一千五百金的價錢脫手。《申報》以此為玉山藏有玉石的信實基礎，接著的報導直如郁永河〈番境補遺〉的翻版，卻冠之為陸其忠「經見而以告親友」的證據。<sup>10</sup>

1872年《申報》的報導中，陸其忠藉著複製郁永河式的論述而廣為傳播，「證明」其待價而沽的玉石稀少珍貴。自郁永河以來，即使有較為理性的文人推論玉山並無玉石，甚至光緒元年（1875）清政府貫通中路八通關道，證明傳聞的「渾然美玉」只是積雪。<sup>11</sup>然十八、九兩世紀的清人認為玉山藏有寶石或美玉的想法始終存在，十九世紀的野史記載或媒體報導無疑地也帶來更多的想像空間。

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清人仍難以通過「野番」異境抵達玉山，想取得遠望、傳聞、想像中的美玉有其現實上的難度。清政府在牡丹社事件前的治臺政策為禁止漢人侵入原住民「番界」，即使其後開通八通關道，也未發揮預期的「理番」與招墾目的，山道復歸荒蕪。玉山在清人的認知裡，始終難以登臨親近。「野番」異境裡的美玉，是清人對玉山這個遙遠環境的一種想像認知。

### 三、環境想像之二——漢化的祥瑞仙境

清初領臺灣，有效治理的範圍尚狹，深山峻嶺更非所及，因此「多無從指名」。<sup>12</sup>官志初載玉山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為最早。<sup>13</sup>此文獻將玉

---

天曰：『鄭氏不絕，則請賜玉，得出山；否則，願與從者同死』。禱畢，旋得玉。一叟突至前，訶之曰：『仙山毋久留』！導引出山。回顧，則轟若雷琅，平地陷為深壑。土人能言之。」

10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4輯，第79冊，247種），輯錄（一）〈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記玉山奇石〉，頁20-21。

11 《臺灣雜詠合刻》（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64冊，28種），王凱泰，〈續詠十二首（原註）〉，頁51：「玉非剖璞不晶瑩，石韞山輝理最精；雲霧天開榛莽闢，珍珠薏苡自分明（彰化內山有一望潔白者，相傳為玉山。吳霽軒鎮軍開山履勘，乃積雪）」。

12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32冊，133種），卷2〈山水志·山〉，頁32。

山置於「古蹟」卷，以晴冬遠望的觀看結果（白石如玉）來為此山命名。

以「玉」為山命名後，清人繼而將玉山名勝化，標為行政區的八景之一。考諸史料，以康熙年間陳夢林剔除「雞籠積雪」代以「玉山雲淨」為最早。<sup>14</sup> 諸羅縣其後，尚有噶瑪蘭廳之「玉峰積雪」、<sup>15</sup> 雲林縣之「玉幃流霞」，<sup>16</sup> 以及苗栗縣之「玉山霽雪」。<sup>17</sup> 從康熙末年以迄光緒割臺期間，共有三縣一廳擇取玉山為勝景，士大夫且在不同時期為之歌詠。

標定玉山為勝景的理由，一在形勢地理的壯美，如諸羅「揖鯨海而枕玉山」；<sup>18</sup> 再則為提供遊賞的佳景。<sup>19</sup> 玉山非但是遙遠的地理景觀，也因其遠望產生的視覺經驗成為清人熱衷的季節性景觀。在康熙末年的〈望玉山記〉與〈玉山歌〉裡，蟲蛇險惡的異境阻礙登山客的好奇心，玉山顯得遙不可及。但士大夫身居郡城悠適望山，透過「有道知幾之士」、「三公」的文化比喻，終將玉山安頓為孤潔聖境。<sup>20</sup> 清人以玉山為題的風景詩，過濾掉異境的意象，將其置於賞景抒懷的傳統；這類詩作，或描述「天教留作畫圖看」的玉山冬景，或以玉山為「須彌山」、「崑岡脈」支衍，或是「來障東南半壁新」的「全臺源衍」。<sup>21</sup> 遊記文字裡對「野番異境」的恐懼，在賞景詩文裡獲得了

- 13 金鉉、鄭開極，《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影鈔康熙二十三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41種），〈古蹟·鳳山縣〉，頁185。
- 14 《諸羅縣誌》，卷1〈封域志·形勝·六景附·六景〉，頁18。另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1〈封域·形勝〉，頁46。
- 15 《噶瑪蘭志略》，卷14〈雜識志〉，頁199。
- 16 《雲林縣採訪冊》，〈海豐堡·海防形勝〉，頁88。
- 17 《苗栗縣志》，卷1〈圖考〉，頁1；卷2〈封域志·山川·川港（潭附）〉，頁32。
- 18 《諸羅縣誌》，卷1〈封域志·形勝（六景附）〉，頁17。
- 19 《諸羅縣誌》，卷1〈封域志·形勝·六景附·六景〉，頁18：「以予觀玉山，……標奇領異，足供幽人之賞，消旅客之憂。……」
- 20 《諸羅縣誌》，卷11〈藝文志〉，陳夢林〈望玉山記〉，頁259-260。同書，卷11〈藝文志〉，陳夢林〈玉山歌〉，頁269。
- 21 《諸羅縣誌》，卷11〈藝文志〉，周鍾瑄〈望玉山〉，頁271。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雜識（上）·紀文（下）〉，嘉興屠文然〈初旭時見玉山〉，頁417-418。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藝文志·詩〉，柯培元〈望玉山〉，頁189。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3〈藝文志·詩〉，柯培元〈玉山積雪〉，頁192。施士洁，《後蘇龕合集》（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3輯，第49冊，215種），〈後蘇龕詩鈔〉，卷2〈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首·雲林新邑八景和陳竺軒邑宰韻〉，頁45。沈茂蔭，《苗栗縣志》，卷

平反與補償。

冬日玉山也是清人筆下的氣運風水屏障。嘉慶、道光年間（1816、1833），中南部以玉山的高聳奇秀為「地靈人傑，文運天開」的風水格局。<sup>22</sup> 晴冬偶現的玉山，士人非但望之吟詠，且以之為「吉徵」。<sup>23</sup> 同治二年（1863）冬，臺灣道丁曰健南下平戴潮春亂，沿途見「玉山獻瑞」冬景，乃將其與「國家威靈」等視為平亂的憑藉。<sup>24</sup> 亂事初定，於翌年春補行歲試，丁曰健即以「玉山連見三日」做為考題。<sup>25</sup> 此時的玉山不僅是寫景與幻想的素材，也關乎國家氣運與人才拔擢。

清人擇取玉山為邑中名勝，非只欣賞歌詠，其間還歷經行政疆域的劃定糾紛。嘉慶、道光年間，噶瑪蘭通判楊廷理重定噶瑪蘭全圖，以玉山為西南界山。<sup>26</sup> 道光、同治年間，嘉義、彰化兩縣士大夫因爭搶玉山寫入本邑志乘，發生幾乎聚訟的事件，隨後淡水廳也加入此一行列。<sup>27</sup> 東部的噶瑪蘭士民則有以玉山為「蘭山之祖」、「以境內諸峰為兒孫」的輿論。<sup>28</sup> 在前節也見設於光緒十四（1888）、十五年的雲林縣、苗栗縣，分別擇定玉山為縣內八

15 〈藝文志〉，劉少拔〈玉山霽雪〉，頁224。沈茂蔭，《苗栗縣志》，卷15〈藝文志〉，謝錫光〈玉山霽雪〉，頁240。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7〈雜識（上）·紀文（下）〉，生員李祺生〈玉山積雪〉，頁418。

22 《臺灣南部碑文集》（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9輯，第173冊，218種），甲〈記·重修魁星閣碑記（嘉慶二十一年）〉，頁204-205。《臺灣中部碑文集》（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9輯，第175冊，151種），甲〈記·新建南投藍田書院碑記（道光十三年）〉，頁39-40。

23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7輯，第121冊，8種），卷下〈災祥〉，頁55。

24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3輯，第41冊，17種），卷8〈修造臺澎提學道署再記〉，頁594。

25 同上註。

26 《噶瑪蘭廳志》，卷7〈雜識（上）·紀文（上）〉，楊廷理〈重定噶瑪蘭全圖偶成〉，頁399：「玉山朗映雪迷漫（……玉山在西南）」。

27 吳子光，《臺灣紀事》，卷1〈紀諸山形勝〉，頁4-5：「臺山……至高莫如玉山，四時積雪不消，故又名雪山。然此山之處所，言人人殊，志乘中亦大概言之。曩者，嘉、彰兩邑士大夫各欲私之以入志乘，幾至聚訟；按此與安石爭墩相類。今淡水廳志亦以玉山在淡封境內，皆謬也。」

28 《噶瑪蘭廳志》，〈初稿例言〉，頁14。

景之一。乾隆年間三本重修或續修的《臺灣府志》都將玉山置入〈諸羅縣圖〉，但隨著行政區的分割重劃，臺灣府以下的多個廳縣都將玉山編繪在本邑方志輿圖之內。<sup>29</sup>

上述起自十九世紀初期的爭議，延續至該世紀尾聲。據清人所記，造成爭議的原因有二：「安石爭墩」與「艷玉美名」；前者為廳縣行政區標定形勢而需高聳主山，後者則為邑內士民愛好玉山祥美之名。<sup>30</sup>然而，嚴格區分「番漢」界限與行政區劃的方志編纂者則有不同見解，如《噶瑪蘭廳志》作者陳淑均就爭論說，艷羨美玉之名而爭玉山為主山不符噶瑪蘭利益；他認為玉山是界外番屬的「番玉山」，若將它引為噶瑪蘭山脈主山，以境內諸山為兒孫，是顛倒錯亂之事，所以在廳志的撰寫上，必須將「番玉山」點綴於境內諸山之後，「以著鴻溝之劃」；他也擔心：「萬一土番歸化先在他屬，而我認彼外附之地為主山，豈不反成笑柄耶？」<sup>31</sup>《臺灣紀事》作者吳子光則認為幾乎聚訟的爭議都屬錯謬，因為玉山遠在原住民生活地域，清人「何處尋行跡」。<sup>32</sup>可見從康熙年間以來，清人對玉山的認知還在異境與仙境之間的想像擺盪，造成方志編寫上的爭議。

#### 四、生態保護與生活領域的認知

以上兩節所論，反映清人對玉山的認知在原住民異境與漢化名勝仙境之間擺盪。清人對登臨臺灣高山的興趣不高，如陳夢林、吳子光等也只是感嘆無路可登而已，所以清人對玉山的認知始終建立在想像與傳聞的層面。既然異境與仙境都從清人遠望的視覺經驗成形，缺乏考察調查的基礎，因此玉山世界便結合恐怖與祥瑞的想像。從康熙年間的郁永河、陳夢林，以至嘉慶、道光、同治年間廳縣士大夫在爭取玉山上不同態度，都可看到異境／仙境

29 如《諸羅縣志》，頁6-7；《彰化縣志》，頁2-3；《噶瑪蘭廳志》，頁2-3；不著撰人，光緒十四年後，《臺灣地輿全圖》（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第33冊，185種），〈雲林縣圖〉，頁40-41。

30 「安石爭墩」見註27，「艷玉美名」見註28。

31 《噶瑪蘭廳志》，卷1〈封域·山川·山〉，頁13。

32 同註27。

認知彼此的衝撞拉扯。清人之中能夠以思考或行動突破異境 / 仙境認知，形成較具有深度與顛覆性的論述者，惟翟灝與柯培元。

翟灝，字笠山，山東淄川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增貢生筮仕閩南。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檄調臺；在臺歷任臺灣縣典史（兼攝羅漢門巡檢）、府經歷，數任彰化、南投縣丞，中曾一度出任新莊縣丞。翟灝仕臺凡十三年，至嘉慶十年（1805）解組歸。在翟灝的仕宦經歷中，他在乾隆、嘉慶年間出任南投縣丞約六年之久，幾佔其仕臺年資的一半。<sup>33</sup> 翟灝撰有《臺陽筆記》，內有〈玉山記〉一文，其文如下：

閩之鷺門，東渡重洋，為臺灣一郡四縣。自南至北，峰五千餘里。有大山障其後，環抱諸峰，樹木陰鬱，若斷若連，名曰玉山。中有惡溪，葉落水上，多年堆積五、六尺許，糜爛不可近。漁人樵夫，觸之即死。鄭成功時，費金萬餘，始得拱壁；其取之難如此！每當天氣晴朗，日光照耀雲端，素練橫懸空碧。然不宜全見，見則不祥。余蒞臺十三年，屢試屢驗。噫！天地物產之奇，造物之不輕以與人也如是夫。設使此山逼近人居，無重洋以間之，無惡溪以阻之，任人搏採，琢工鏤匠，豈不甚便！然而不數年間，將見摧陷殘缺，日削月消，而欲長蓄異產，永垂奇跡，豈可得乎？且是亦安足為美乎？天地生物之意，必不如是。麓下藏有生番，出沒無時，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故人之趨避，惟恐不速；或謂此山之靈，呵護甚秘，亦理或有然者耶！<sup>34</sup>

〈玉山記〉當為翟灝於嘉慶十年調歸大陸後，回顧在臺經歷所做。文中一再強調進入玉山的艱難危險為保護玉山之美的前提，他甚至重新詮釋將玉山視為祥瑞吉徵的意義。文中提到玉山山麓原住民族獵首風俗，如今可印證北鄒人獵首風俗起源於避洪水於玉山頂時的神話。<sup>35</sup> 翟灝以天地、造物、山靈、理來認知上述遙遠的距離、危險的旅途及原住民族獵首風俗，認為這些

33 翟灝在臺任官經歷見於以下文獻：《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文秩·南投縣丞〉，頁82。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卷2〈政志·縣官·羅漢門巡檢〉，頁115。同書同卷，〈政志·憲紀·臺灣府經歷〉，頁144。《淡水廳志》，卷8（上）表一〈職官表·文職·縣丞·新莊縣丞〉，頁213。

34 翟灝，《臺陽筆記》，〈玉山記〉，頁21。

35 巴蘇亞·博伊哲努，《庫巴之火——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臺中：晨星出版社，1996），第1章第4節〈洪水神話〉，頁70、78。

因素有效保護住玉山以免遭到漢人的採伐摧殘，造成生態危機（ecological crisis），〈玉山記〉也因而具有生態保護（conservation of ecosystem）的素樸意識。

翟灝於乾隆、嘉慶年間任南投縣丞數年，在地理距離上與玉山較近。與其後爭搶玉山的噶瑪蘭廳、嘉義縣、彰化縣、淡水廳相較，翟灝的態度較近於陳淑均，卻又自成一格。翟灝在十九世紀初對玉山的認知，顯然要比單是異境／仙境的二元思維要來得有建設性。與其他清人不同處在於：他將對異境的「敬畏」視為仙境存在的前提，具有因此而彼的邏輯性；沒有上述令漢人敬畏的因素，就不可能保有玉山美景。因此，在清人想像中如魑魅的深山民族與危險的山途，在翟灝的認知裡遂轉變為生態保護的「理」。翟灝之後三十年，又有柯培元以派員探勘、採訪原住民的方式，撰寫將玉山回歸原住民生活領域的作品，是為〈玉山考〉、〈玉山再考〉、〈玉山三考〉等三篇專題（以下合稱「三考」）。

柯培元為山東膠州歷城人，以舉人任福建甌寧知縣，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十七日署噶瑪蘭通判，十二月十六日卸任，僅任事一月有餘。他撰有《噶瑪蘭志略》一書，內有包括「三考」諸文。「三考」未標注作者，然據〈玉山考〉，撰文者於道光十五年任噶瑪蘭通判，途中見玉山「晶瑩透徹，如在目前」，當是晴冬所見雪景，此為清人冬末春初賞望玉山最佳節時，故撰者應於該年冬日來蘭任官。考是年出任噶瑪蘭通判者有三人，其中魏瀛於四月、葉子筠則於七月來任，皆為春夏之時，柯培元則於十一月十七日任事。<sup>36</sup>柯培元素擅采風，且為《噶瑪蘭志略》撰者，所做〈生番歌〉論原住民起源與〈玉山三考〉類同，所以「三考」的作者應為柯培元無疑。

柯培元在道光十五年十一月赴噶瑪蘭任職，於淡水港海面目睹玉山山景，隨後於任職期間派遣「野番通目」前往探勘，此即「三考」首篇〈玉山考〉成文的由來。前往探險的通目自大叭哩沙喃（今宜蘭縣三星鄉）西行，「越出番界」，推進至距玉山三、四里的河岸，所見為怪鳥異獸、蛇虺噴火、大鯪纏人與水晶寶石的魔幻異境。<sup>37</sup>〈玉山考〉從「始疑玉山為仙境，非人

36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2（中）〈職官·官秩〉，頁58。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8〈職官志·文秩〉，頁71。

37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14〈雜識志·玉山考〉，頁203-204：「玉山考：臺灣郡中，

跡所能至」，到「選土番通目，裹餼糧往探之」，這之間展現了行動力與研究精神。

在探勘之外，柯培元又採錄「老番所述」的材料，探討玉山寶石真相，撰為續篇〈玉山再考〉。從報告人口述的逐金鹿、捉金鯉、獲金砂的掌故，可見原住民族在玉山山麓活動的痕跡。〈玉山再考〉同時以「土番識寶氣，嘗望玉山尋之」、「番社常以金絲製魚掛項間」打破「番人不識寶」的刻板認知。〈玉山再考〉根據口述信息，推測玉山藏金而非「渾然美玉」，推翻清人以遠望而來的想像，還質疑前篇〈玉山考〉探勘所得「如水晶」的石頭。<sup>38</sup>

從〈玉山考〉的自然物紀錄，到〈玉山再考〉的原住民衣飾，<sup>39</sup>活動於玉山地區的原住民文化成為〈玉山三考〉的紀錄重點。〈玉山三考〉接續〈玉山再考〉的記載，以金飾為原住民文化重要物件。該文先以三個「或云」列舉原住民血統的大陸來源，又以其階級制度與宮殿型制認可「番國」的存在。在此「番境」裡有三座山，其中金山居末最卑，銀山次之，玉山位階最高，是「不得輕入，恐遭天譴」的禁忌神山；又記載有求雨、祈收祭典儀式

---

天晴霽時望見東北一縷白雲，橫抹天際，以為見玉山矣。始疑玉山為仙境，非人跡所能至。道光十五年，余判噶瑪蘭，出艚舳十五里，一山晶瑩透徹，如在目前。詢之土人，即玉山也。其程約三日至。抵蘭後，選土番通目，裹餼糧往探之。凡十二日回，稱玉山在蘭東北，由大叭哩沙喃西行，越出番界，四日抵山麓。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山上一長溪，清徹見底，中多泥鰍，大可丈餘。水嚴冷，渡至半，為鰍纏繞不得行。隔岸望山，約三、四里，三峰縹緲空際，非霧非煙，令人目眩。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不能久住。拾地上小石五、六枚，返以為證。視其石，三角形，如水晶，破之，中含泥沙。且云，其山上石盡如此形狀。仰視峰間一圓洞如門，白氣騰空，精光射目，寒中髮膚，乃循故道而返。據此則玉山石盡水晶矣。」文中通目「稱玉山在蘭東北」，或許是書寫或觀看位置的錯誤。

38 同上註，卷14〈雜識志·玉山再考〉，頁204-205：「玉山再考：有土番識寶氣，嘗望玉山尋之。至山麓，涉溪，忽遇金鹿一頭，跳躍而過。逐之，轉一山坳，不見。西行數武，有一潭，大數畝，水亦清淺，中多金鯉。入水捉之，得而復失者再。潭上石閃爍有光，破之，得金沙，乃懷石以歸，故番社常以金絲製魚掛項間，以識異也。此老番所述。然則玉山不必產玉，且產金矣。要之此山在生番界外，人不得至，且其地寒冷異常，番亦不得居，而所望白氣凌空，或久年霜雪所積，遂有引淮南子千年冰雪化為水晶之語以釋之。不知塞外冰雪視此尤倍，何以不聞水晶之說耶？亦姑存而不論可也。」

39 「金鯉魚」頸飾又見於《噶瑪蘭志略》，卷14〈雜識志〉，頁199：「內山土番以金絲纏繞，橫斜作魚，懸之項頸間，名曰金鯉魚，以相誇耀。」

等「共感巫術」(homoeopathic magic)。<sup>40</sup>〈玉山三考〉結論為：玉山是「番人亦以為神」的神山，而漳、泉等大陸移民只是「於天晴霽時遙望見以為幸也」的遠來之客。

從〈玉山考〉「始疑玉山為仙境」，以至〈玉山再考〉的「土番識寶氣」，再到〈玉山三考〉的「玉山則有禁，番亦以為神矣」的歷程，柯培元逐漸擺脫漢人自我想像與價值，而將玉山置於原住民生活領域的脈絡裡書寫，「三考」也因此的清人有關玉山的文獻中顯得特殊。「三考」認知到玉山與其周邊所居原住民族關係相當密切，而這與現今玉山周邊原住民有關玉山的神話可說不謀而合，如鄒人的創生、洪水、取火種等神話，將玉山視為哈莫神降臨創造鄒人之地，其後玉山成為洪水來臨時的諾亞方舟，無論眺望何處都是汪洋水面，洪水退去後，族人又於玉山建伊西基亞那社，後漸分衍。<sup>41</sup>鄒人傳有祖先來源的「遠眺之歌」：「……極深的水啊！污濁的水啊！它們都源自高高的玉山。走過這裡的青年啊，我們的祖先也來自那裡啊！」<sup>42</sup>還有下玉山時的「離別之歌」：「我們從此要分離，到哪裡去呢？什麼時候能夠停下？什麼時候能再相聚？前途茫茫，這些我們都不知道。」<sup>43</sup>因此，現今的鄒人認為「玉山山巔相傳為鄒族人祖先之發源所自，族人也相信其地仍留先人往昔的灶柱。」<sup>44</sup>布農族也有祖先誕生於玉山巨石、避洪水於玉山頂的神

40 同上註，卷 14〈雜識志·玉山三考〉，頁 205：「玉山三考：瑯嶠後為全臺適中之地，番王居之，統內外社。或云：宋零丁洋之敗，有航海者至此；或云：為雲南梁王支庶；或云：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女入海求仙居此，自相配合，推一人為長。其制有太子、有公主、有駙馬、有官長、有頭目；其宮室廣大，前一層亦為殿。國人富饒。國中有三山，曰玉山，最高；曰銀山；曰金山，最卑。金山為番人挖掘，故番王日用器物，率以金為之。所墾田園耨鋤之類，亦以金為之。婦人以金條脫為飾，臂間有積至七、八付者。玉山則有禁，不得輕入，恐遭天譴也。番王世傳一赤珠，大徑寸，凡國中天旱，番王請珠置烈日中，紅光燭天，四面雲物層層而起，頃刻風雨驟至。急收珠藏之，恐為龍奪也。又蓄一枯草如甘蔗，凡新墾田園，以草浸水遍灑地中，所植繁盛，年稱大有。據此，玉山在番界，番亦以為神矣。宜乎漳泉人於天晴霽時遙望見以為幸也。」

41 巴蘇亞·博伊哲努著，《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輯 2〈神話傳說篇·洪水神話〉，頁 128-132。

42 同上註，輯 1〈歷史風土篇〉第 4 章〈鄒族的生活哲學〉第 2 節「文學、音樂與舞蹈」，頁 103。

43 同上註，頁 101。

44 同上註，頁 104。

話。<sup>45</sup>排灣族則有兩千年前祖先居於 Katumuan (玉山) 而遷往 Kavungan (大武山) 的故事，為記述此事編留古歌：「ula ula Raurali, i nua ce vule a ya, se lep Katumuan (你從玉山來，因見到有人煙而存活，感謝神佑)」。<sup>46</sup>

總之，上述三族神話中提到的氏族起源、避洪水、遷徙等等，都說明玉山在原住民生活領域中的重要性。柯培元曾以神山、蓬瀛、玉芙蓉來形容玉山，<sup>47</sup> 並且是首位擇定玉山為噶瑪蘭廳邑中八景的文官。<sup>48</sup> 在視玉山為漢化祥瑞仙境的論述上，柯培元與其他清人並無二致。然而，柯培元探究玉山的興趣顯然高於一般清人，在認知的方法上，他派遣能與深山原住民溝通的通目前往探勘、採訪老年原住民等，將玉山回歸到原住民生活領域的認識前提下，柯培元對玉山的認知比清人由遠望而來的想像更具行動力。然由於「三考」的材料來自口述與傳聞，柯培元任噶瑪蘭通判又僅月餘即調任廣東，因此其中存有許多知識上的誤謬，如玉山方位記為噶瑪蘭東北明顯有誤，又如金器廣泛使用於「番國」，也不符合實情。〈玉山三考〉甚至可能通篇錯謬，而與現今所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難以吻合。但柯培元所記玉山做為原住民族生活領域裡的神山，卻與上述目前所知的臺灣原住民神話若有相契。因而，柯培元在認知玉山的過程裡獲得的知識可能未盡正確，但他在認知方法及前提上卻值得稱許。「三考」約寫成於 1834-1835 年間，在柯培元調任廣東旅途中遺失，由於未曾刊行，直至 1908 年方為大陸學者羅振玉所見，於 1913 年始為臺灣文人連橫於北京獲得。<sup>49</sup> 柯文之外，未見類似文字出現於清代。

---

45 霍斯陸曼·伐伐，《中央山脈的守護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第5章〈塵封千年的布農文化〉—「浪漫的神話·關於人類及社群的起源」，頁163-164。

4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排灣族採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貳〈排灣族的家史敘述·Darimaraui的起源(大社)〉，頁6。為民國83年所做大社(Davaran)的訪調，訪問記錄者為何春生。

47 《噶瑪蘭志略》，卷13〈藝文志·詩〉，柯培元〈望玉山〉，頁189；卷13〈藝文志·詩〉，柯培元〈玉山積雪〉，頁192。

48 同上註，卷14〈雜識志〉，頁199。

49 羅振玉曾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見原稿本《噶瑪蘭志略》14卷，為「稿本未刊付者」，見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跋〉，頁213。柯培元攝噶瑪蘭廳事僅一月，可能將陳淑均已撰廳志初稿錄為副本，攜歸故里，以一己之力，纂輯而成《噶瑪蘭志略》，見上書，〈後記〉，頁215。連橫，《臺灣詩乘》(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47冊，64種)，卷4，頁168-169：「培元，山東歷城人，以舉人知甌寧縣。道

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推行「開山撫番」政策。翌年吳光亮開通八通關道，但隨著沈葆楨去職，中路很快失去作用，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之後，以開發內山為經理策略的雲林縣，仍未進入相距七十餘里「環山為生番所聚，人疏罕到」的玉山地區掠壑。<sup>50</sup>清帝國權力未因八通關一度開啓而真正深入管理內山，玉山仍「不能溯其來源，亦難稽其程途」。<sup>51</sup>光緒二十年（1894）倪贊元編《探訪錄》，仍將玉山排除於「入於版圖」的太祖、少祖、邑主山等山脈譜系外。<sup>52</sup>十八世紀以來郁永河、陳夢林式的異境／仙境的玉山認知，進入十九世紀演變為數個廳縣方志是否要載入玉山的爭議本質仍然延續，而翟灝與柯培元具有生態保護與生活領域認知的玉山論述則尚未受到關注。

## 五、結 語

1895年以後，玉山的十九世紀可謂結束。日據政府陸續在玉山進行地質科學與人類學調查後，玉山的高度、林相、礦屬、山系、周邊原住民族等都以科學性的語言描述，且在廿世紀初開始為臺灣漢人採用。<sup>53</sup>

與日據政府的科學通識相較，清政府始終對臺灣高山採取隔離的政策，因此清人認知的玉山便在「可望不可即」與「莫敢向邇」的遠望經驗裡形

---

光十五年，任噶瑪蘭廳通判，曾輯《志略》十四卷，未刊。調任廣東，途次遺失；余游北京，乃得其稿」。連橫於1913年遊北京，見連橫，《臺灣通史》，卷37〈附錄·連雅堂先生年表〉，頁1061。

50 《臺灣地輿全圖》，〈雲林縣圖·雲林縣輿圖說略〉，頁42。

51 《臺灣府輿圖纂要》，〈彰化縣輿圖冊〉〈山〉，頁232。

52 吳子光，《臺灣紀事》，卷1〈紀諸山形勝〉，頁4-5。

53 這一類文獻，如王石鵬於1900年春末，「採諸家之雜說及從東文譯出」的材料，編成童蒙書《臺灣三字經》，注釋玉山的高度、高度排名、西文稱呼、生番擺安等，見王石鵬，《臺灣三字經》（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65冊，162種，〈自序〉，頁1。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8輯，第155冊，34種），下卷，頁54。連橫，《臺灣通志》，卷5〈疆域志·嘉義縣〉，頁111。同書，卷28〈虞衡志·木之屬〉，頁692。同書，卷28〈虞衡志·礦之屬〉，頁724。《臺灣旅行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9輯，第177冊，211種），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頁30。

成。這種在清代不斷被傳鈔複製的論述，不但是清人的集體認知，也是傳統中國文人對窮險深山的認知特徵。與這種認知的途徑與認知的結果相較，十九世紀前期的翟灝〈玉山記〉與柯培元「三考」則溢出清人玉山論述的類型。翟灝素樸的生態保護意識，肯定「野番」異境的功能，暗中也批判了漢人不知節制的開發行爲。柯培元則以考察問訪所得材料，撰寫三篇專文，將玉山回歸到原住民的生活領域。

清人對玉山的普遍認知，反映傳統中國文人思維與行動的特徵，缺少置身於他者來觀看世界的眼光。準此，十九世紀前期的翟灝與柯培元雖未盡考察之功，但他們分別從自然生態與人文活動的角度出發，批判漢人的開發心態並以原住民族的角度認知玉山，在方法與認識上已從同代與自我的文人思維中有所突破，可說相當難得。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不著撰人，《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不著撰人，《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王石鵬，《臺灣三字經》，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王松，《臺陽詩話》，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申報館輯錄，《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吳子光，《臺灣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林豪，《東瀛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季麒光等，《臺灣輿地彙鈔》，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周璽，《彰化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金鉉、鄭開極，《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影鈔康熙二十三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施士洁，《後蘇龕合集》，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章甫，《半崧集簡編》，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黃逢昶，《臺灣生熟番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諸家，《臺灣雜詠合刻》，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劉家謀等，《臺灣雜詠合刻》，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羅大春，《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民國·邱文鸞等，《臺灣旅行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民國·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民國·連橫，《臺灣詩乘》，臺北：大通書局，1987。

## 二、近人論著

- 巴蘇亞·博伊哲努 1993 《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臺原出版社。
- 巴蘇亞·博伊哲努 1996 《庫巴之火——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臺中：晨星出版社。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5 《排灣族採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霍斯陸曼·伐伐 1997 《中央山脈的守護者》，臺北：稻鄉出版社。

## Yushan in the Eyes of Writer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Jin-Shiun Ho \*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documents dealing with Yushan 玉山 written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o explore how people during that time thought of the mountain. In particular, we look at works by Chai Hao 翟灝, written in 1805, and Ko Peyuan 柯培元, penned in 1835, that expres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ountain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writers of the Ch'ing dynasty. Topics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life sphere.

**Keywords:** Ch'ing dynasty, Taiwan, Yushan 玉山, Chai Hao 翟灝, Ko Peyuan 柯培元

---

\* Jin-Shiun Ho holds an M.A. in history from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previously lectured in history at the Taiwan Tourism College.